

靜靜的秋天，妳走了

張淑英

靜秋：

時空漫漫，如何喚醒遙遠沈睡的記憶？熟悉中的空白，能否讓書寫的紋路疏理些許三十多年前的點滴？

我在晚秋冬日寫下這篇文字，回憶我們高一拾玖班、高二拾班和高三玖班的三年時光。一千多個日子，我得點描拼貼補綴。我其實不是最適合寫妳的同窗，與妳有更多交集的大學同學、知心人他們懂妳；或是文藝好友；或是畢業後三十三年來與妳有更多互動的知音。不過，當我看到淑芳在臉書寫下妳的情況：「先是生病，爾後自殺離開」時，頓時我覺得我要寫妳、我想寫妳。是因為我們都輪流當過班長嗎？是因為數學都不討我們歡心嗎？是因為我們對文學寫作都還有點嚮往嗎？還是因為我們曾經每天一早到校，先癡迷地說《小甜甜》、論陶斯、安東尼，之後才肯收心開始一天緊密的課程嗎？還是我們大笑起來的時候，沒有人當我們是女生？還是我們高二殷殷期盼，高三卻紅樓夢碎的黛玉葬花情懷？¹

淑芳在臉書詢問大家是否有昔日的校刊《中女青年》時，當下我不敢肯定回應，但是心中忖度，台中娘家，我出嫁後都沒有任何改變的書房裡，《中女青年》一定還抬頭挺胸屹立在書架上，就像當時我們穿著中女制服時，都自然而然會有的昂首之姿一樣。呵，寫到這兒，卻讓我想起，中女的綠色制服在妳的身上有另一種符號，另一種語言。印象中，妳總是像拖著厚重的大地一起漫步的樣子，下頷低垂，嘴唇略抿或是微嘟 或是緊閉成一條細線，嘴角向兩邊延伸下探的表情，將堅毅擠滿在容顏上，說無奈卻有點抗拒，說憂愁卻帶點憤青，說瀟灑卻無比沈重，說無言卻想細訴，表面越是不在乎，內心越是狂野奔騰。當時我們所認識的妳，讓我們理解今天妳如此離去的理由。

的確，我從房裡最深角落的書架底層伸手一摸，一把抓，抽出了七本《中女青年》（58-65期，獨缺64期），兩旁陪伴《中女青年》的是《中市青年》（市政府期刊）和《育才街》（中一中校刊）。這七期依照時間順序，一本挨著一本排列，除了頂端和書背稍有灰塵之外，封面、封底和內文乾淨素雅，那質地就像我們青春十七、十八年歲的純真素樸。我翻閱，自然地低頭嗅一嗅紙張，真有瀰

¹ 指中女正門兩層樓的紅磚日式建築正誼樓，原來都是高三生的教室，1980年因校園空間考量，移除紅樓，蓋高樓層的教學行政大樓，致使我們那屆沒有「紅樓夢」，那屆（35屆）高三生移到體育館旁的進德樓。

漫一股塵封懷舊的氣味，彷彿字裡行間，妳的人和文字跟著這往昔氛圍躍升跳起。啊！這七本《中女青年》在我的書架站立 35 年不曾動搖，如今成為我們找尋妳的足跡的憑藉。裡面有妳一首詩，一篇賞析楊澤的詩的文章，還有妳曾任三期的編輯委員。《中女青年》這個園地就是妳高中學涯的重心：它是妳的尋夢園，它是妳的避風港，它是妳最容易交心的天地，也是妳最能笑傲江湖的戰場。我看到那些編輯委員的名字，都是別班的同學，但是因為妳，她們的名字和面容，在我的記憶裡變得如此清明熟悉。閱讀、寫詩、文評、編輯，那是妳高中時期的摯愛，彷彿前世今生就執著非當「念中文系的人」不可，這樣的意志支撐著妳走過中女三年綠色的歲月；面對妳的文采和投入，我心雖意（亦）屬中文系，也只能退而居次，敢望不敢及。

那一夜，婉真從 FB 私密我，問我知不知道 Facebook 有中女 1981 專屬群組，說她要邀請我加入，原因是她看到你已走了的消息，問我知不知道。

倏忽，記憶飄到好遠好遠，要細訴，竟要細數：自從畢業以後，我們再也沒有聯繫了。我跟婉真說，高三聯考前最後幾個月，知道妳「鐵了心」，比我更勇敢地完全放棄數學，而且最後高中政大中文系 — 呱心中的第一志願科系 — 讓我們大家心上石頭落了地，對妳「放了心」。彷彿從此妳可以恣意追夢，飛到妳理想的夢土 — 寫作，當詩人，妳寫故妳在，自由揮灑。

怎麼說「放心」呢？高中大家拼功課，拼聯考，尤其高三，每天晨考、抽考、小考、週考、月考、模擬考，能像我們這一群一樣座位坐得近，聚成小圈圈談心抒懷，埋首案牘還能天天說笑逗鬧，茶餘飯後，揶揄對岸育才街的仰慕者，再使勁彼此打氣，約好要進同一所大學，真是不容易呢！認真而天真！然而，妳的心情和功課時而像那大江大海，浪起潮落的波動讓人抓不定，妳憂鬱的笑容，蹙眉的皺摺讓我們讀出妳不只是考試的必要，但是妳似乎從未吐盡。畢業後到知道妳離開，妳近三十年來的人生，我用倍速倒帶的方式掃描，那是跟淑芳在 FB 往來書寫對談一個多小時的掠影：妳從大學的絢爛到婚後的茫茫到人生的盡頭，妳終究走回到那個點 — 我們這一群當初對妳的「不放心」。

「唉！不意外」。10 月 25 日敏惠、常美、婉真和我約在台北聚會，往事並不如煙，我們哀嘆，竟然得出同樣的結論。妳這樣鐵了心離開，教我們如何放心！

《小甜甜》沒跟陶斯、安東尼在一起，但是，最終的結局是美好的……

課堂上同學念起了我剛上完的西班牙詩人羅卡 (Federico García Lorca, 1898-1936) 的〈夢遊曲〉：

等你多少回！
望你多少次，
素淨的臉，
烏黑的髮，
在這綠色憑欄！

水塘池面，
吉普賽姑娘漂浮，
綠色的體
綠色的髮
銀閃閃冰冷的眼
月光的冰柱，
將她托在水面
夜變得內斂深沈
宛若一座小廣場
醉漢般的憲警
敲擊著大門

綠啊，我愛你綠，
旅色的風。旅色的枝枒。
船兒在海上行駛，
馬兒在山上奔馳。

靜秋，青青子矜，悠悠我心，也只能夢遊思念。